



# 回忆上海工人的 三次武装起义

周国强讲

姜沛南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回 忆 上 海 工 人 的 三 次 武 装 起 义

周国强講 姜沛南整理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周国强讲 姜沛南整理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6 印张 17/18 字数 15,000

1957年3月第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T11074·99

定 价：(5) 0.08 元

封面设计：余竹君

封面图系冒怀苏根据龚沙“三月暴动”改画

## 目 录

|                   |    |
|-------------------|----|
| 党在工人中播种.....      | 1  |
| 第一次起义.....        | 3  |
| 发动群众,准备再干 .....   | 6  |
| 第二次起义.....        | 10 |
| 残酷的镇压吓不倒工人.....   | 13 |
| 第三次起义的钟声响了.....   | 15 |
| 攻打“道台衙门”.....     | 20 |
| 占领兵工厂.....        | 22 |
| 在胜利的日子里.....      | 26 |
| “工人翻身 21 天” ..... | 30 |
| 后记.....           | 32 |

我是在1926年进上海法电(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的简称)做卖票员的,恰好赶上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的,因此,我想先谈谈法电的党组织。

## 党在工人中播种

法电是法国帝国主义在上海经营的重要企业之一,有一千几百个工人。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法电工人就参加过全市工人的反帝爱国大罢工。1921年3月,工人们因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曾举行过罢工。罢工坚持了4天,法国资本家束手无策,只得让步。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四号上,详细地报道了这次罢工的情况。

法电工人的英勇斗争,很快引起了党的重视。1923年春天,党派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陈庭郊,到法电

来工作。当时陈庭郊进公司当卖票員，还花了30块钱“介紹費”。他年紀輕，脾气躁，在公司里工作成績不大。1923年9月，党組織又派了戴汉森同志进去工作。戴汉森是从法国回来的华工，不会講上海話，工作也不大順利。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党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派了一个同志来领导法电工人的斗争，人們都叫他“总工会代表”。那时，上海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已經有很高的威信。这位代表很熟悉工人的生活，工人也很喜欢和他接近。他常常利用乘电车的机会，和司机、卖票員們聊天，交朋友，空下来就到工人家中去訪問，和他們談話。他常常对他們說：“工人是世界上最最有本領的人，應該是最有地位的人，可是我們現在一天要做十多个小时的工，天天还要愁吃愁穿，受着极不公平的待遇。我們工人要組織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軍閥的压迫。”日子久了，有些工人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要求团結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軍閥。这时，总工会代表就和戴汉森、陈庭郊等一起，着手組織秘密的赤色工会小組。

工作逐漸展开了。赤色工会小組需要找一个开会碰头的地方。大家东寻西找，总算租到了一間厢房，地点在南市南阳桥裕福里5号。这間厢房在一个“包打听”（警察局的偵探）住的房子里。有的同志認為这样很不妥当：“为什么把工会放在老虎窩里呢？”大家开会討論这个問題。有人講：“这个地方才好呢，这就叫做‘騎在虎背上不怕虎’。”結

果就把这间房子租下了。这所房子只住了一家人家，家里经常没有人，确实很方便。但工人们还是很小心。开小组会的时候，大家拉开牌桌，一面打麻将牌，一面商量事情。

到1926年10月，参加秘密的赤色工会小组的工人，已经发展到三十多人，其中有几个人还参加了共产党。这时，中共法电支部正式成立了，共有党员6人。

党在法电工人中辛勤播下的革命种子，很快就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中开了花。

## 第一次起义

法电党支部刚刚成立，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活动，这时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当时也称北伐军）已经占领了武汉，另外一部分打到了江西，全国革命浪潮顿时高涨起来。10月16日孙传芳部队在江西吃了大败仗，军阀内部发生分化，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归附国民革命军，向上海进军。上海的孙传芳部队大为慌张。当时国共两党是合作的，上海两党的代表在一起开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并把指挥权交给了国民党驻上海的代表钮永建。钮永建只会讲，不会做，他今天开会，明天开会，开了一个星期会，连个起义计划也没有订出来。等他把会开好，孙传芳已经集中兵力

把夏超打垮了。鈕永建还听信謠傳，以为夏超打了胜仗，匆匆下令在10月24日黎明前起义。

这次起义决定得很仓促，准备很不充分，参加的人不多。在南区参加起义的只有我們法电和华商电气公司等單位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总共只有二十多人，帶的武器只有1支手枪，多数人只拿鉄板头。这次起义，我也参加了。起义那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們在总工会代表的帶領下，紧张地从斜桥悄悄地出发，襲击了制造局路二区警察局的一个派出所。黑狗們（那时警察都穿黑制服）沒有防备，一下都吓跑了。派出所里的兩支短枪和4支長枪，很順利地就給我們拿到了手。大家都高兴得了不得。本来我們只有1支短枪，现在有3支短枪和4支長枪了。

大家正在准备下一步的行动时，忽然上級派人来通知我們說：其他地区的起义都失败了，要我們赶快停止行动。我們都很奇怪：怎么我們这里会这样順利呢？有的同志說：“不胜利不收兵！”有的同志說：“要收兵，这4支長枪可怎么办呢？”大家犹豫不决。上級派来的人一定要我們結束起义行动，我們只好忍痛把4支長枪砸爛了。

我們走出派出所不多时，反动軍警就从四面八方包抄上来了。幸好，我們在这个地区的熟人很多，大家立刻分散到朋友家里躲起来，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坐下来打麻將牌。反动軍警抓不到人，就挨家搜查。有几个警察跑到我



这是第一次武装起义前后上海总工会印行的“工人画报”，它号召群众积极起来打倒孙傳芳的軍閥統治。

們躲藏的屋子里，他們進來一看，說：“哈哈，你們實在會尋開心，外面這樣緊張，你們還在家里打牌！”我們馬上就講：“好了，好了；不打，不打！”這一次，我們总算混過了敵人的眼睛，沒有受到什麼損失。

事後，有不少共產黨員被軍閥捕去，被捕後犧牲的有工人領袖陶靜軒、奚佐堯等十幾個人。領導我們的總工會代表，也被抓了去，後來工人們向狗衙門塞了鈔票才得脫身。

這就是我們參加第一次起義的經過。

## 發動群眾，準備再干

第一次起義失敗後，工人們並沒有灰心。法電黨支部遵照上級的指示，用全部力量來搞組織工會的工作，積極動員和團結廣大的工人群眾，積蓄力量，準備再干。

共產黨員除了在自己周圍的工人中加緊活動外，還要求已經加入工會小組的工人，邀請自己的知心朋友到裕福里去參加漫談會。每次漫談會大約一兩小時，會上主要由總工會代表講革命形勢和團結鬥爭的道理，講完了就漫談討論。不到兩個月，工會小組發展到三十多個，會員有一百多人。這時，黨的組織也有了發展。

工人們在裕福里的活動，引起了法電資方和它的走狗

的注意。大走狗楊嘉謨曾派人混到裕福里探听消息，他还在群众中造谣破坏，誣蔑共产党秘密組織的工会是“土匪組織”。資方也加緊了对工人的压迫，强迫工人拍兩寸照片一張，盖上手印，交到公司里去听候审查。工人反对資本家侮辱他們的人格，大家說：“我們不是强盜、小偷，为什么要拍照片、打手印？”因此，坚决拒絕执行。資方竟毫无理由地把一个司机和兩個卖票員开除了。

工人們恨极了，大家希望立刻成立工会，团结起来，反抗資方的压迫。党支部根据群众的要求，在1926年12月16日夜里，召集已参加工会小組的全体会员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法商电車电灯自来水工会”，戴汉森等人当选了工会負責人。为了防止走狗搗乱，我們把开会地点从裕福里搬到了天文台路五丰里45号。在成立大会上，很多工人要求馬上罢工，給資方一点顏色看看。后来經過討論，大家同意党支部的建議：“先礼后兵”，一面写信給資方，提出反对开除工人、取消无理罰款和打手印、增加工資和承認工会等条件，并要求立即答复；一面加緊作好罢工准备工作。

法国資本家对工会的信件睬也不睬。3天过去了，資本家还是没有給我們回音。我們就在20日那天，召开緊急會議，决定罢工。

21日早晨，罢工开始了。这次罢工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是自发的，比較散漫，这次有党的领导，組織也比較严

密。罷工委員會把工人組織成許多小組，每組十個人左右，各組都有一個小組長。另外還組織了糾察隊。起初，資方還同過去一樣，請了巡捕房來壓迫我們，不准我們開會。走狗楊嘉謨也跟在洋老板後面，喊叫什麼“上海這地方，要100只狗不容易，要1000個工人便當得很。”他一面侮辱我們，恐嚇我們，一面企圖指使少數工人，配合武裝巡捕，開出几輛電車，破壞罷工。誰知法國資本家的陰謀詭計都失敗了。他們不讓我們在租界里開會，我們就到南市茶館里去開會。工人們團結得很緊，一輛電車也沒有開出去。

上海防軍司令李寶章為了討好帝國主義，打算制止法電工人在南市活動。罷工的第二天，城隍廟一帶几家茶樓門口都貼出一張字紙：“奉警察廳諭，時值戒嚴，工人不得在內集會。”但警察廳的無理干涉，阻止不了我們的活動。我們不一定要開大會，通過小組長也可以把話傳給群眾。這種干涉只是暴露了軍閥政府替帝國主義當走狗的真面目，使工人群眾認識到，要打倒帝國主義，一定先要推翻軍閥的反動統治。

我們的罷工得到了階級兄弟熱烈的支援。上海總工會和華商電氣工會、郵務工會、英商電車工會等，紛紛派人或寫信來慰問我們，更鼓舞了我們的鬥爭意志。

法國資本家拿我們沒辦法，只得請大流氓頭子杜月笙出面調解，表示願意讓步。在談判過程中，杜月笙對工會提

出的条件，絕大部分都接受了。但我們又考虑到：这样談好以后是不是靠得住呢？于是决定开一次全体工人大会，要杜月笙当面向大家作保証。

12月23日下午，我們就在南阳桥“江北大世界”开大会。杜月笙嘴里講得很好听，但是工人群众不相信他，一定要他写書面保証，还要他担保以前被公司开除的几个工人一律复职，并把破坏罢工的走狗楊嘉謨开除出公司。杜月笙希望工人赶快复工，就拍拍胸脯說：“一切包在我身上。”工人一看他的“胃口”这样好，馬上又提出兩点附帶条件：一、放爆竹；二、用軍乐队庆祝胜利。

条件談好了，我們連忙买爆竹，請乐队，写好“拥护工会”“打倒走狗”的橫幅。大家排好队伍准备去复工。不料走到辣斐德路（現在的复兴中路），法国巡捕拉上了鉄門，不許我們进租界。工会负责人就下令，要队伍向后轉，繼續罢工。这下急坏了杜月笙，他連忙打电话給法国巡捕房，捕房說是“誤会”了，要那个拉鉄門的巡捕当众道歉。这样我們才大模大样地开进租界去，一路放爆竹，呼口号，真是大快人心。快到公司时，我們要大班（即經理）亲自出来迎接，洋大班只得照办，滿臉假笑，一副尷尬相。工人們为了庆祝罢工胜利，兴高采烈地开出几輛电車，悬旗鳴炮，沿干綫来回游行一次，再开回厂里。到第二天，工人才正式复工。

这次罢工的胜利，使工人們大为揚眉吐气，大家都覺得

團結起来自有道理。工会也从此公开了。原来有些工人胆小不敢参加工会的，也都加入了工会。工会里进进出出的人越来越多，天文台路五丰里的会所不够用了，后来就搬到康悌路（現在的建国东路）云成里13号去。門口挂上了工会的牌子。

工会組織扩大和巩固以后，党支部就积极发动群众参加政治斗争。党员同志經常向工人宣傳革命的道理，說明北伐軍是人民的軍隊，只有帮助北伐軍打倒帝国主义和軍閥，工人的生活 and 地位才能得到大大的改善。同时在群众中挑选最积极最勇敢的分子，組織秘密的糾察队，准备参加第二次武装起义。

就在这几个月里，許多工厂企业也都成立了工会，全上海的工人弟兄差不多都組織起来了。这样，党就为以后的武装起义打下了基础。

## 第二次起义

1927年2月17日，北伐軍占領杭州，18日又攻下了嘉兴，离上海越来越近了。工人們听到这些消息，都非常兴奋。党为了配合北伐軍进军，准备举行第二次起义。18日夜里，上海总工会开了一夜的会，早晨一声令下，全市工人

开始了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在36万以上。这时，全市电车停驶，轮船抛锚，邮局关门，商店停止交易，大小工厂的汽笛声再也唤不进一个做工的人。上海顿时呈现了紧张的战斗状态。

19日早晨，罢工通告传到法电后，我们立刻把在路线上行驶的电车开进了厂。机务部（修理部门）工人也都停止了工作。全体工人兴奋地拥到工会去开会。大家通过了工会给法电大班的信。信上声明这次罢工是为了欢迎北伐军，不提经济要求，叫法国资本家识相一点，少管闲事。工会除派纠察队维持罢工秩序外，还组织了宣传队，到马路上散发反对军阀的传单。传单上印的是“打倒孙传芳，反对张宗昌，赶走李宝章，欢迎北伐军”等一类触目惊心的字句。

当天，流氓头子杜月笙受了法租界当局和法电资方的委托，企图劝告我们恢复交通。我们问他：“上次保证开除走狗杨嘉謨，为什么不兑现？”他说资方已把杨嘉謨降职了。我们都说他是“黄牛”，叫他少管我们罢工的事。工会负责人还向杜月笙提出警告：“我们这次罢工可以遵守法租界的秩序，但你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如果法电工人中有一个出了毛病，我们是要不客气的！”杜月笙想利用工会保持租界区的安定，表面上同意了这个“互不侵犯协定”。

这样，法电工人的罢工就没有遭到什么干涉，顺利地继续了几天。有两个卖票员因散发传单被巡捕房抓去，经交

涉后也很快放出来了。这期间，我們的糾察队还到公共租界地区拦截过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的汽車，劝告他們一同参加总罢工。

22日下午，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决定由总罢工轉入武装暴动。

这天，法电党支部通知所有糾察队员，一律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后来总工会代表匆匆赶来，他向糾察队员宣布：“今天晚上大家要到南市去，配合各兄弟單位夺取高昌庙兵工厂，以黄浦江内的兵艦开炮为号。”

糾察队员們把早已准备好的武器（铁板头、小刀和上次缴获的兩支短枪等）藏在身上，紧张地等待着信号。6点钟左右，果然炮声大作，大家立刻从工会出发，三三两两地走着，边走边談，态度装得特別鎮靜，巧妙地躲开了法国巡捕的干涉。預定的計劃是进入南市后大家馬上集合起来，整队行动。可是当工人們接近南市时，发现軍閥部队早已实施戒严，五步一崗，十步一哨，交通已被断絕。大家一看“苗头”不对，沒法行动，只得分头回家去了。

这一天和第二天夜里，閘北、南市的工人弟兄曾在几个地方和反动軍警巷战。终于因寡不敌众，沒有得手。

这次起义，本来是和北伐軍里应外合的，誰知北伐軍停在嘉兴沒有进攻上海，事前的准备工作也不够充分，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結果又失敗了。

## 殘酷的鎮壓吓不倒工人

在第二次起义时，軍閥用最野蛮最殘酷的手段，屠杀工人和革命群众。那时李宝章的大刀队满街飞，每队16个人，前面一个人拿着一面大令旗，上面写着“扰乱治安，格杀勿论”，还用红笔在字旁打了圈。什么人身上抄出传单，馬上就杀头。反动派的神經十分紧张，甚至浦东小贩口呼“卖大餅”，他們以为是在喊“打败兵”，也用大刀乱砍。23日早上，我路过老西門，亲眼看到3个工人被无辜杀害。其中一个卖票的，还有两个穿布工装，仅仅是因为他們在談論：“昨天晚上枪声为啥这样响？”大刀队听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抓来就杀。看到反动派这种殘酷野蛮的行为，心里真恨极了。大刀队杀了人，还不准别人收尸，說要“暴尸示众”。杀得最多的是斜桥和北火車站一带。

大刀队的兵士都是不識字的。有一天，方浜大戏院刚刚散戏，每个人手上都拿了一张說明書。大刀队一见，以为是传单，眼就紅了，立刻就杀了十几个。这样乱杀乱砍的殘暴行为，就象火上加油，激起了老百姓极大的愤怒。

軍閥还勾結帝国主义，实行所謂“联防”：外国军队可以越过租界布防，李宝章的武装警探可以进租界随便抓人。